



剩男宅女



蒋瑾 著



剩男宅女

蒋瑾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剩男宅女/蒋瑾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6

ISBN 978-7-5321-4145-6

I. ①剩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7322 号

出 品 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海力洪

特约编辑: 代 文

封面设计: 丁威静

剩男宅女

蒋 瑾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125 插页 2 字数 285,000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45-6/I · 3195 定价: 2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一向自认才貌双全的梁峥,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有今天——走上相亲这条道儿。

刚在家过完年回到北京,他就急不可耐地遍地撒网,誓要捕获一条“美人鱼”。他除了向身边的好友悬赏招亲外,还在 QQ 签名上正大光明地写着:不在征婚的路上,就在相亲的途中。这是自嘲,当然也是一条巧妙的征婚广告。毕竟他的 QQ 上有 403 位网友,还不算那十几个陌生人和已经无法回炉重聊的黑名单。

从营销的角度来讲,QQ 上的这些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、张三李四王麻子的,都是梁峥的潜在客户。“小世界理论”不是说了吗?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,或者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。同理,你和任何一个未婚美女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,或者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未婚美女。

这是梁峥的强盗逻辑,现在跑营销的他总是善于举一反三,活学活用。

梁峥是一北漂,28 岁了还是单身,俗称剩男,雅称——单身贵族。他现在是一名业务代表,销售视频会议软件。“销售不是人做的”,所以,梁峥做了销售后基本上就不把自己当人看了。这次也一样,虽然他营销的

是自己本身,他还是得把自己这个并不优质的产品给糊弄出去。而客户是一个未婚女人,该女人除了漂亮之外,还得知性、可爱、温柔体贴。这样的客户着实难找,但是梁峥却抱着必胜(剩)的决心,宁缺毋滥。

梁峥为什么不去网上征婚呢?

因为他不相信婚恋网,总觉得那里面的人特不靠谱,还有点诡异。他也没那工夫去注册,再填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虚假资料。看别人的照片吧,还得交点钱整个VIP。看人还需要钱吗?又不是明星,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讹诈。关键是条件好的漂亮女孩儿谁还去网上相亲呀,现实中都忙不过来呢。

也就是说梁峥认为婚恋网上无美女。有,那也是托儿。梁峥的理性和奸猾,可见一斑。

其实,这一切都源于过年回家时,父母的一席掏心窝子的话。

老头子一身酒气,嗓门也大了好几个分贝:“梁峥,你给老子听好了!今年再不弄个媳妇儿回来,你就别回家过年了……连个女人都找不到,我们梁家人丢不起这个脸!都快30岁的人了,你是不是觉得你还多年轻,你还可以漂他几年啊!?我当年在你这个年纪,你他妈的都会打酱油了——”

“今年,今年一定超额完成任务!”梁峥满脸堆着笑,站起来给老头子倒酒。

“我和你妈还能活几年啊?半截身子都入土了。只图自己在外边逍遥快活,不管我们老的死活。你这是自私!你这是不孝!”

“你们还年轻着呢,至少还能活个三五十年。放心吧,你们连孙媳妇都能见着。”

“别说话气你爸了,你看看你那些同学,哪个不是小孩都几岁了。我们上年纪了,就想你早点成家,这样心里才踏实。”

梁峥拿出手机看了看:“对了,晚上还有个同学聚会,我得出发了!”

“我话还没有说完呢,你去哪儿? 没家教的东西……”

身后传来老头子的咆哮声,梁峥心想今年无论如何也得把个人问题解决了,不然这家是真没法回了。

鸟巢,是鸟类建筑的最安全可靠的家。而梁峥面前的这座大型的钢结构建筑物——鸟巢,却是人类建筑的奥运会主体育场。不说安全可靠,只说它已经成为北京的新地标,中国心灵的寓所。来参观鸟巢的人们,都会想起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盛况。

梁峥也不例外,虽然这已经是他第 N 次过来。

梁峥这次是来相亲的,那个女人住在亚运村,指定要在这儿见面。他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,都怀疑自己是被“放鸽子”了,“水立方”方向才走过来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戴着眼镜的女人。女人的两腿刻意并得紧紧的,走起路来十分轻柔,就像风吹杨柳般诗意。梁峥确定这就是他今天约会的女主角,感觉还真不赖:皮肤白皙,五官精致,尤其是那头飘逸的长发,迎风招展。梁峥扫掉疲惫,挺胸抬头,端正了态度:即使再等半小时,哥们儿这也值了。

“你好! 请问你是梁峥吗?”女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先声夺人,明眸皓齿的。可仔细一看,额头上都起皱纹折子了,还有厚重的眼袋。很明显,这个女人很黛玉。

“我是! 您——是陈老师吧?”第一次相亲的梁峥多少还是有点紧张的,这一紧张话就不利索了。

“你是哪儿人啊?”

“湖北的,挨着重庆那片儿。”

“难怪口音这么重啊——路上耽搁了一下,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呵呵,让你久等了。”

“还成吧,都不到一小时……”

梁峥本来是一句玩笑话,想活跃一下气氛,可是对方好像并不买账,而且还有点不高兴了。两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,慢慢朝前面走去。北京现在气温还很低,细叶没有裁出来,但是二月的春风依旧是把剪刀。所以,即使是鸟巢这样人气高的观光娱乐场所,也显得十分萧条。路上三三两两走过几个人,都紧缩在衣服里,跟鹌鹑似的。

“你冷吗?要不咱找个地儿喝喝咖啡什么的……”梁峥鼻子发痒,他确定自己已经感冒了。

“不冷啊,挺好的。”陈老师拿眼瞄了瞄缩着脖子的梁峥,目光里闪烁着轻视。

梁峥见机行事,继续抬头挺胸,生怕在这个女人面前露了怯,搞坏了印象:“嘿嘿——那就好!陈老师教什么的啊?”

“语文。”

“还真巧,要是回到五年前,咱俩是同行。”

听到梁峥说自己也当过老师,陈老师一下子来了兴趣:“你也当过老师?”

“在咱市里的中学教过一年初三,教的也是语文。”

“那些学生喜欢你吗?”

“说喜欢就太谦虚了!我走的时候全班学生都罢课了,哭得跟泪人儿似的,送了我好几公里。礼物收了几大包不说,还有几封火辣辣的情书……”

“哈哈——好玩儿。你给她们回信了吗?”陈老师第一次笑了,妩媚中透着可爱的孩子气。

这一走一聊的,两人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。梁峥似乎也没有先前那么冷了,他点上了一支烟:“其实,我很反对师生恋的!学生心智还不成熟,根本不知道爱为何物。作为‘灵魂工程师’的老师就更不能投机取巧了,人民和政府让你浇灌孩子们的心灵,而不是让你去俘获他们的身

心……对吧？”

“但是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啊，没有年龄和身份限制的！”

“关键是没法平等，爱情是一场战争！一边是嗷嗷待哺的新兵蛋子，一边是久经沙场的魔鬼教官。这感情仗没法打啊……我说句不中听的话，那些玩师生恋的老师就跟诱奸犯似的，是真正的披着羊皮的狼！”

梁峥见陈老师的面色刷地一下就变得惨白起来，像贴上了一层面膜似的，连忙问她是不是不舒服。陈老师木然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就说要回家休息了。梁峥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坚持要送陈老师去医院，谁知道她死活不让，招呼着司机溜烟地跑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梁峥心里直犯嘀咕，这陈老师该不会是得了什么绝症吧？

当天晚上，梁峥的感冒就加重了。头昏不说，还流鼻涕，一卷纸转眼就没了，比擦屁股还用得快。第二天，朋友打来了电话，说陈老师委婉地拒绝了他。梁峥难免有点失落，而且心有不甘。第一次相亲，就这么投缘，自己表现得也相当好，怎么会夭折呢？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于是就问朋友，陈老师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，看上去病恹恹的？

什么病都没有，顶多是心病。朋友接着解释到，这个陈老师以前在她们县里一所高中教书，和一个学生发生了感情，结果被家长给告了，教育局迫于各方的压力辞退了。丢掉了工作后的陈老师，也不好意思再在县里待下去，人言可畏嘛。她只身来到了北京，现在在一所私立学校里教语文。她就希望找一个能理解她的人，更希望另一半能同情她的遭遇。

难怪剩下了，也难怪拒绝自己了。梁峥心里好受了许多，至少不是因为自己长相不济，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不合的问题。心里感叹道：师生恋不仅仅是把双刃剑啊，伤人害己不说，还殃及池鱼。自己的嘴怎么就那么贱呢，一击就击中了她的要害，难怪当场变了脸。祸从口出哦，以后得长点记性。

梁峥住在朝阳区国美家园，两室一厅，东西朝向。他自己住了其中一间大的，小间的吴晓军住着。吴晓军是梁峥以前那个图书公司的同事，也是一北漂。两人臭味相投，年龄相当，地位相等，所以也就蜗居在了一起。

晚饭后，吴晓军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：“传说你相亲失败了？”

“那老师有洁癖，我把她 Pass 掉了！”梁峥面不改色心不跳。

“其实啊，剩男剩女，既然剩下那就一定有剩的原因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梁峥有点好奇。

“多了——感情受过挫、观望等待思想、婚姻爱情理想化、城市的边缘化生活、没有安全归属感、物质基础不过硬等等……这些都是原因啊！”吴晓军一边高谈阔论，一边掰着手指数，俨然一个理论派。

梁峥笑了笑，扔了一支烟给吴晓军，自己也点上了一支：“嘿！还真有点道理。你丫没少研究这破事儿吧？”

吴晓军抽了一口烟，眉毛一挑，得意地说道：“哥们儿我最近在忙着编写一本书，名字就叫《你为什么剩下了？》。”

“早点整出来呗！教化教化你们这帮想结结不了，不想结又不行的剩男宅女们。据说你们都为祸一方了，严重阻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！都贪图自由，没点责任心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要不要接班人了？”

吴晓军白了梁峥一眼，十分不屑：“靠，你不也剩下了吗？”

“就我这过硬的条件，加上内外兼修，只要想结，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”梁峥不服气，拼命夸自己。

“得，可劲的吹吧。就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，今年还得剩下。你信不信？要不咱俩打个赌？”

“鄙人绝不和老处男打赌，不吉利……”

吴晓军抓着沙发上的抱枕就朝梁峥扔了过去：“操，别他妈老拿这个

说事儿,有意思吗?”

“哈哈哈哈——”

元宵节这天,梁峥特意在中午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。无非就是问问两个老人家身体好不好啊,元宵节准备吃点什么的。母亲说老头子出去下棋了,这人啊,年纪越大脾气也越怪了,让梁峥千万不要惹他,平时说话也得顺着他。还说年底能带个好女孩儿回来是最好,带不回来也没有关系,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,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……

挂掉电话后,梁峥暗自决定,今年一定要找到另一半。哪怕就是学小霸王抢亲,也要抢一个回来。

晚上,梁峥和吴晓军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菜,把房间里的灯全部打开了,然后坐在客厅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吴晓军说,只有这样,才有元宵节的气氛。电视里放着元宵晚会,主持人腆着脸憋着劲儿说些讨好的台词儿。屋外是烟花和爆竹的声音,偶尔还伴着汽车刺耳的喇叭声。元宵节就像是一记闷棍,将沉浸在新年里的人们敲醒:春节即将终结,新的一年真正来到了。因此,人们在元宵节这天都是放开了玩,竭力抓住年尾巴,然后剩下的就只有怀念和失落了。

两个人都喝得有点多了,吴晓军拿起手机和他父亲大声说着话,梁峥却黯然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他也想给身体越来越差、头发越来越白、脾气越来越大的老头子打个电话,问候问候,然后再表个决心,可是他无法说出口。梁峥打开电脑,放了一首崔京浩的《父亲》:

那是我小时候
常坐在父亲肩头
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
父亲是那拉车的牛

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

.....

梁峥眼睛湿润了,以前他觉得这歌特土,现在听起来却十分悦耳和亲切。窗外不时有灿烂的烟花闪耀,片刻的喧嚣过后是更长时间的沉寂。坐在床沿上的梁峥有种莫名的失落感,马上就三张的人了,既没成家,也没立业,可谓是一事无成啊,这与自己年少时想象的生活迥然不同。迷惘和困惑从四面八方袭来,冲击着梁峥的内心深处。直到他躺上床、关上灯、闭上眼睛后,那团愁云还久久盘旋着,无法消散……

梁峥并没有因为第一次相亲就夭折而气馁,更不会因为吴晓军的打击就停止前进的步伐。不过,他开始对朋友介绍的女孩进行筛选和甄别。好逸恶劳的不要,娇生惯养的不要,蛮横无理的不要,拜金女不要,有过感情创伤的不要,有过太多故事的不要……本来名额就不多,这一轮淘汰下来,候选佳丽也就所剩无几了。

建外 SOHO 的一家“日本料理店”里,梁峥坐在角落里发呆。他提前来了半小时,因为老黄说对方是个非常有时间概念的“金领”,绝对不能容忍对方迟到。另外,他也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。人家是金领,是精英,自己也就是个跑业务的,得端正态度,取长补短。梁峥正恍惚的时候,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传过来,先声夺人啊。接着,一个气质非凡、全身名牌的优雅女人闪亮登场,正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。

“你就是梁峥?”气质女问梁峥。

梁峥立即坐直了身子,打起十二分的精神:“我是。你是钟小姐吧?请坐!”

“嗯——叫我钟晓慧就可以了!”

钟晓慧优雅地坐了下来,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后,她又冲门口的服

务员招了招手。钟晓慧点菜很快,干净利落,一点不含糊。梁峥让服务员来两份,虽然这种点菜法更简单省事儿,但是却没有个性。就这点来说,梁峥气场上就输了一大截。钟晓慧站起来倒了两杯茶,纤细手指端着递了过来。梁峥接过茶后,似乎也嗅到了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。沁人心脾,如坐春风,梁峥的身心瞬间就欢畅起来。

钟晓慧抿了一口茶,见梁峥望着自己发呆,笑道:“你提前来了很久吧?”

“不久,绝不到一个小时。”

“哎,真浪费——”

梁峥也抿了一口茶,然后自我调侃:“的确!不过现在看来浪费得挺值的。我们做销售的有一个原则,那就是宁可我等客户,不可客户等我。”

“那看来我是你的大客户咯?”

“整个一 Vip!”

钟晓慧笑:“你的 Vip 很多吧?”

“就业务上来说,的确不少!”梁峥很巧妙的回答了钟晓慧的问题,既不尴尬,又强调了自己的敬业。可见,相亲不仅是相门户,对眼儿,更是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。

“你们经常出差很辛苦吧?”

“No pain, No gain!”这是梁峥记得的为数不多的英语谚语,适时秀一下。

“是啊,这个世界很公平的,你想要得到更多,就得付出更多……”

话题越来越严肃,梁峥觉得这样聊下去,就没有相亲的味道了,立即转移了话题:“过年回家了吗?”

“没有,哪里有时间啊!”

“你们的老板可真够黑的……”

钟晓慧正要说什么的,服务员端上了菜。她指责服务员上菜太慢了,

小女孩立即解释,现在是用餐高峰期,所以有点忙不过来。小女孩深深地朝他们鞠了一躬之后,又才慢慢退出房间。

钟晓慧先是喝完了汤,接着就把自己的套餐给消灭了,那真是风卷残云啊。梁峥本来还想悠着点儿吃,以显示一下自己的绅士风度,见钟晓慧吃得这么快,他反倒不好意思细嚼慢咽了。心里就琢磨着,这是一猛女啊,在我面前居然一点不顾及形象,看来自己是没戏了。既然没有诚意还来相亲干什么?这不是浪费彼此的时间吗?

钟晓慧等梁峥吃完饭后,递了一张纸巾给他,莞尔一笑:“我吃饭很快的,你别介意。”

“了解,你们连吃饭用的都是 Soho 速度。”

“呵呵——我让黄叔叔整理了一份你的资料:二类大学毕业,以前是图书编辑,现在是销售精英,来北京后谈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,去年以分手告终……”

妈的,老黄这人怎么这么阴鸷啊,把我什么都给抖出来了,连丑事也不放过。梁峥表面上镇定自若,其实内心波澜起伏,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人一样,矛盾极了。他不奢望钟晓慧对自己一见倾心,但是也不希望“一见钟情”的事儿发生。

钟晓慧顿了顿,突然问道:“你对家庭主男是怎么看的?”

“和家庭主妇一样,我觉得没有本质区别啊。”

“你觉得这正常吗?女的养男的。”钟晓慧追问道。

“正常!都 21 世纪了,天天喊男女平等,什么叫平等?女人成天在外抛头露面,男人在家烧菜带孩子洗尿布,没有人再说三道四了,这才是真正的平等!”梁峥说着说着,就感觉不对劲了,自己好像掉进了钟晓慧挖的一个大坑儿里。

“假如我们结婚了,我是说假如的话,你愿意做家庭主男吗?”

“全职还是兼职啊?”

钟晓慧盯着梁峥,十分肯定地说道:“全职!”

梁峥再也笑不出来了,胡噜了一把脸,半天说不出话。他这下算是明白了,钟晓慧要找一个愿意伺候她、窝在家里干家务活儿的男仆。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妥,世界上吃软饭的男人多了去了,何况总得有一个人为家庭牺牲吧,可是梁峥明白自己做不到。要是图稳定和舒适,他当年就不会辞掉教师的工作来北京漂了。家里的老头子要是知道儿子在外面吃软饭,估计就真要和自己断绝父子关系了。

钟晓慧似乎也看出了一些端倪,这正是她所期望的。不过,她还是递了一张名片给梁峥:“你考虑考虑吧,觉得合适,咱俩就正式开始交往。”

“就不能打个折,做个兼职吗?”梁峥几乎是哀求着。

“不行,这事儿没得商量!”

“……”

梁峥出来后点了一支烟,一个人在行人如织的街道上穿行着。右边霓虹闪烁,左边车水马龙。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,看见几个路人被困在马路中间,他们面对着身边疾驰而过的车流,带着点不安,却又故作镇定状,十分滑稽……

梁峥摸出手机给老黄发了一条短信:“相亲失败,下次请你喝酒,勿回。”然后,就把钟晓慧的名片丢进了垃圾桶里。

去年的情人节梁峥是和前女友赵思曼过的,有红酒和玫瑰,还有爱情。可是,今年他却要和一大帮陌生人共同度过,所以梁峥觉得特别不自然,既别扭,又窝心。他心里咒骂着吴晓军这个只知道龟缩在家里的王八蛋,如果他来的话,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和自己说说话,壮壮胆。那么他会淡定一些,不会像现在这样慌张、突兀,找不到地儿安置自己。

这里是三里屯的一家酒吧,正在举办相亲大会,之所以挑在情人节这天,是因为这帮剩男宅女在情人节这天是最孤独,也是最尴尬的。孤独是

需要慰藉的,而慰藉的最好方式,莫过于两个孤独的灵魂互相慰藉。梁峥并不觉得自己多孤独,但是他需要婚姻,所以他来了。几个面容姣好、身材S型的女孩儿身边早就围着好几个男的了,外围还有一大群虎视眈眈。什么世道?梁峥尝试着挤进去,但是没有成功。而且他有自知之明,即使挤进去了也没戏。毕竟,自己的性价比并不高。

今天来的女人并不少,好几十个。小的估计大学刚毕业,大的估计都三张半了。高矮胖瘦,参差不齐,有顺眼的,也有歪瓜裂枣。因为这是相亲聚会,不是选美,只是配对儿,不是非要分个三六九等。其实人数多寡并不重要,关键是没有让梁峥眼前一亮的女孩儿。与其说梁峥是来找结婚对象的,还不如说他是来找人群中那个唯一。可叹的是,一见钟情是传说,知心爱人成绝唱。

这就是很多人剩下的原因,他们坚持为爱而生,为爱而活。否则,宁愿一个人苟且偷生、要死不活、孤独终生,也不愿意随便找个人凑合。

梁峥躲在角落里看着这帮人闹,看着他们借酒装疯,看着他们卖弄风情……这一切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?没有!他正想象着如何邂逅那个梦中情人,那个生命中的唯一。然后一起去旅游,一起看电影,一起嬉戏玩耍。两人头发斑白后,牵着手儿漫步在铺满落叶的林阴道上,一起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……

梁峥正恍恍惚惚的时候,身边突然多了一个女人,准确地说是一位35岁左右满身酒气的性感女人。女人浅笑着举起了高脚杯,梁峥先是一愣,接着也举起了杯子。梁峥只是轻轻地呷了一口,女人却一口干了,然后倾斜着杯子傲慢地望着他,梁峥只好端起酒杯也一口干了。红酒的味道很纯正,和复杂的心情形成鲜明对比。

“你好像心不在焉哦?”女人嘴角上扬,别有一番风情。

梁峥笑:“你会读心术?”

“我要是会,还能坐在这儿吗?”

“那你要坐在哪儿，谈判桌上？”

“呵呵——我就不会来参加这个无聊的聚会了。”

“会读心术的人不一定早婚的。在女人面前，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你只会越读越恶心……”

“嗯——好像有那么点道理！”

梁峥摸出烟，女人伸手要了一支，梁峥给她点上后，自己也咬了一支。女人深吸了一口，接着就呛得一阵咳嗽。梁峥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酒要慢慢品，烟要慢慢抽。至于人吗，要慢慢找……”

女人鼻子冷哼了一下，有点不屑，话匣子也一下打开了：“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，仗着自己还年轻，姿色也还有几分，慢慢选、慢慢挑，可是这一折腾呢？就奔四了……要么就是离过婚的，要么就是涉世未深的小男孩。好的看不上我，差的我又不甘心。眼睁睁地看着以前追我的那些好男人一个个地结婚生子、幸福美满——你还觉得人要慢慢找吗？”

梁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也不想和这个“过气”的女人辩论什么。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一样，彼此无法复制、参照、叠加。他只是讪讪地笑了笑，然后静静地抽着烟。女人并不熟练地弹了弹烟灰，看得出来她有点激动。梁峥给她叉了一小块西瓜，女人咬了一小口，问：“你呢，什么状况？”

“说文艺点吧，是正在路上——在相亲的路上。”

“说通俗点呢？”

“想找个合适的女人合法地睡一辈子觉……”

女人狡黠地笑了笑，又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西瓜：“我看你一表人才啊，还挺会体贴人的，怎么也剩下了呢？”

“你不应该问我啊，应该我来问你们这些女人。”

“呵呵，你真逗……”

两人一边聊着，一边喝着酒。女人的话也多了起来，她对梁峥说她

2000年来的北京,现在在动物园那边开了一家服装店,2007年在丰台四环边上买了一套房子。她现在虽然衣食无忧,但是心却特别累,只想找个好男人过点寻常老百姓的安稳日子。可是,事与愿违,她整天相亲都没有结果。下一步,她准备去电视台参加相亲节目了,她就不相信全国乃至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属于她的男人。

英雄末路,美人迟暮。梁峥很同情这个女人,也很想帮她,但是却无法以身相许。姐弟恋对于自己来说,虽然难度不大,但是跨度太大。而且很明显,对方拿自己当小男生似的。两人又喝了几杯酒,闲聊了几句,女人就醉意朦胧地走了。那孤寂的背影似乎在提醒着梁峥:小兄弟,千万别重蹈我的覆辙啊,去电视上相亲,那既是亮相,更是出丑。

梁峥败兴而归,吴晓军正歪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见梁峥回来这么早,表情严肃,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吴晓军假装关心地问道:“好像又铩羽而归了?”

梁峥换上了拖鞋,反唇相讥:“对不起,又让你看笑话了。不过,总比一个人待在家里和电视对话要强吧!”

“至少我不会惹得一身臊……”

“那肯定,谁像你啊?整天关在屋子里——望梅止渴。”

吴晓军坐直了身子,抖擞了一下精神,指着梁峥骂道:“就你们处女座的操行,总觉得自己牛逼的不行,不完美的都入不了你们的法眼。可是这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人吗?没有!即使有,又怎么会瞧得上你呢?悲哀!”

“敢情你天天宅在家里,就能宅出个女人来?宅一屁股痔疮吧你!”

“哥们儿这叫养精蓄锐呢。一般不出手,一出手那基本上就是必杀技,一击必中!”

“是啊,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。你们处男座的都是鳖神,一养精就是